



新京报漫画赵斌



黄集伟专栏  
(5月21日-5月27日)

【红毯钉子户】

来自网友叶俊策微博,语出导演吴琦。叶老师在微博撰文介绍新近开展的戛纳电影节“华语帮失语戛纳中国电影”之遗憾,吴琦老师留言说:“能贡献几个红毯钉子户也是为全球电影业的丰富性添砖加瓦”……这句套用主旋律修辞道出的感叹原本是句温煦的风凉话,啊。

【卖萌执法】

又称“柔性执法”或“举牌执法”等,来自本周媒体报道。据媒体报道,新近武汉三眼桥城管执法采取“举牌”方式,其“创意”要点是,以使用网络流行语入手,举牌劝导,是为“卖萌执法”。此句引发讨论。大致有“假作论”“温柔论”等不同观点。

【6199部队】

网络热词,本周因网友这一人看茶微博发图被再次提及。“6199部队”为农村乡镇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一种形象称呼,“61是儿童的代号,99是老人的代号。”相关语词中,除“6199”外,“空心村”之谓亦令人惊心:“‘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是‘空心村’的真实写照。这种外实内空的‘空心村’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不少地区的农村正在加速走向‘空心化’。”

【他要让一册薄薄的《野草》,像啄木鸟那样掀翻新诗史的西红柿地】

语出评家张光昕新近书评文章,原评标题是“诗人张枣和他的随笔”。文中张老师用诗心诗句缅怀这位已故的诗歌启蒙者:“我们这些在他眼中羞怯而执着的乖孩子,从诗人的课堂录音里整理出了它们。在这个不断丢失的时代里,我们是否在那叠迟到的文字中,挽留住了些许美好的瞬间和表情?”“一只‘发甜的老虎’正安卧在我们面前,他发出不可抗拒的温柔咆哮,教会我们认识诗歌,引诱我们开口朗读,让我们‘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张枣《枯坐》)。”心如狮子’的诗人,对着一张白纸发誓,他要让一册薄薄的《野草》,像啄木鸟那样掀翻新诗史的西红柿地。”

【音乐笔记】 《假面舞会》为大剧院奠定风格

5月24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威尔第歌剧巨作《假面舞会》,对于这家自制剧目历史仅四年的新生剧院来说意义不亚于里程碑。从《假面舞会》开始,国家大剧院在自制歌剧方面渐入佳境,风格有望从此奠定。

《假面舞会》以18世纪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遇刺身亡的政治事件为题,但加入了剧本作者以及作曲家威尔第本人的改编,以戏说和讽刺的态度在舞台上表现这起事件。由于婚外情、因嫉妒致情杀、女巫一语成谶的预言等情节的加入,使得剧本里暗线密布,弦外之音重重,内心戏份量极高。

国家大剧院迄今为止最受好评的几部戏,比如《茶花女》《爱之甘醇》与《托斯卡》等,背后都仰仗着国际一线歌剧导演们的雕琢,海宁·布洛克、里帕迪米亚纳、强卡洛·德·莫纳科是这些歌剧收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执导这版《假面舞会》的乌戈·德·安纳是活跃在意大利顶级歌剧院里的当红导演,这类经典剧目对他来说早就谙熟于心。

国家大剧院自制歌剧一直为人诟病的最大罪名,是只片面追求布景的华丽,而缺乏对内涵以及细节的挖掘。事实上,欧洲大多数歌剧院都已经不再在舞美方面投入大笔金钱,简洁而富有现代感的布景是当前最流行的;但是,一些财力雄厚的歌剧院仍然没有停止在舞美方面进行前沿探索。

最有名的例子是美国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他们的舞台永远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大都会最近上演的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简直创造了舞台美术史上的奇迹,用活动金属板组成的“变形金刚”舞台足以让每名观者屏息好几个小时。

但是,我们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大都会歌剧院并没有因为在舞美方面的投资就忽视了他的其他方面,这里的导演永远在实践着最新的理念;倘若歌唱家的实力较顶级巨星稍逊

一筹,是极难在这里赢得登场机会的。

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制作同样以华丽著称,但确实存在只偏重一端的情况,今年的《漂泊的荷兰人》就是一个因舞美而弃表演的例子。不过,在这版《假面舞会》里,两者在导演的精心调教下取得了平衡,并没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出现。倘若能邀请到更强有力的演员阵容,这将是一个丝毫不亚于大都会的经典制作。

比较遗憾的是,国家大剧院这次没能请来与导演水准相提并论的歌唱家。特别是饰演古斯塔夫三世的两位男高音歌唱家马力乌斯·马内亚和戴玉强的发挥均差强人意,本应当是最出彩的角色,却让人听来索然无味。最大的惊喜在于阔别国内歌剧舞台14年之久的女高音歌唱家和慧,这位近些年来已征服了世界上所有顶级歌

剧院的女高音,将完美的诠释赋予了阿梅利亚这个角色。她的演唱收放自如,分寸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毫无疑问是国家大剧院建院以来,出现在歌剧院里的最优秀的歌唱家之一。

近两年来,除了大剧院自制剧目以外,这里还分别上演过日本斋藤音乐节及韩国国立歌剧院带来的歌剧制作,我们也因此便于将大剧院的歌剧与近邻们做一横向比较。

斋藤带来的《蓝胡子公爵的城堡》体现了日本在各个艺术门类上的领先,特别是大量使用现代舞来作为歌剧演员们的陪衬,再加上舞台上迷幻的灯光效果,打造了一个心理分析味道浓厚的精彩制作;韩国国立歌剧院的《艺术家的生涯》于今年5月刚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一个在舞美方面投资有限的制作,但舞台上

简单的几笔勾勒往往曲尽其妙,颇有中国绘画“留白”的意境,朴实无华的画面配合郑明勋大师指挥的音乐,令这个制作感人至深。来自日本与韩国的这两套歌剧都邀请了非常优秀的歌唱家加盟,在音乐方面保证了制作的整体水准。

从国家大剧院近些年来自制剧目的水准来看,还远未达到“赶超欧美”的地步,较两个近邻国家都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不过,笔者很欣喜地看到这版《假面舞会》标志着国家大剧院在自制剧目终于驶上正轨。经过四年的艰辛尝试,在通过华丽的舞美将无数观众培养成了忠实的歌剧粉丝之后,歌剧制作的重点重回艺术。导演对细节及内涵的挖掘,歌唱家及指挥家对音乐的诠释,将是未来欣赏国家大剧院歌剧的新看点。

□霄汉(北京 乐评人)

【当代剧场】 《泰特斯2.0》:肢体创造剧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香港剧场艺术忽然爆发,很多人投入到香港戏剧语言的探索之中,这其中包括荣年增、林奕华、詹瑞文、邓树荣……这些戏剧人一方面积极学习欧洲的戏剧理念,一方面用自己的戏剧实践确立了香港戏剧的美学。三十多年过去了,香港的这些艺术家已经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如今正是收获的季节。

香港导演邓树荣是梅耶荷德的影子学生。他在《演员的内在节奏》这篇文章里,重提梅耶荷德与葛洛托夫斯基关于“戏剧的本质是演员的表演”这个观点,在他那里“没有其他舞台元素,只有表演,戏剧还是可以成为戏剧”。5月26日在国语先锋剧场演出的《泰特斯2.0》就是这个理论的杰出实践。

《泰特斯》是莎士比亚的一部残酷剧。故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讲述罗马将军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大胜归来,在政权更迭的时刻选择了支持萨特尼。萨特尼想要

娶泰特斯的女儿拉维尼亚,结果拉维尼亚已经有了恋人。这让萨特尼心中不快,最后改娶战败国的女皇塔摩拉。塔摩拉为报亡国之仇,沟通黑奴情人艾伦,杀害了泰特斯的两个儿子并羞辱了他的女儿拉维尼亚。泰特斯悲痛之后决定复仇……

邓树荣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选用了说书人这种形式,颇有布莱希特之风——演员置身其中,却又在故事之外。舞台上,七个演员坐在七把椅子上,灯光从头顶投射下来。黑暗处八尖锐的声音响起。这个漆黑的舞台,仿佛

是一个斗兽场,时刻都会暴露杀机。尽管是粤语——我们既然能忍受英语、法语、德语,为何要排斥粤语——我们仍旧被其肢体的能量紧紧抓住。整个舞台被演员紧紧地控制。尤其是拉维尼亚被塔摩拉的两个儿子侮辱的那场戏,演员仅仅是把手臂后背交叉起来,就已经用形体塑造了一个悲惨的断臂女人的形象。屈辱在舞台上蔓延开来,愤怒在观众的心中聚集。这个时候,舞台已经紧张到了极点。然而剧场的悲伤还不足以让观众的情绪爆发。邓树荣设计了一段塔摩拉假装自

己是复仇女神去探访泰特斯的戏。戏中女演员扮演疯癫的泰特斯,却并没有把疯癫外在化到表情上去,而是愈发收敛。甚至让人感觉愤怒——愤怒于疯癫老者泰特斯竟然被塔摩拉骗到,忘记了复仇的初衷。直到泰特斯让塔摩拉的两个儿子留下,让塔摩拉与萨特尼来赴宴,又用刀子把塔摩拉的两个儿子放血之后,屈辱和愤怒的情绪才开始在观众那里消散。尤其是复仇之前泰特斯家族与观众之间的那场逼视,把一切血刃仇敌的愤怒与力量表露得惊心动魄。这是一种多

么巨大的形体能量!

形体之外,这部作品的节奏也仿佛呼吸,时而紧张,时而快意,充分调动起全身的感受,紧张刺激,酣畅淋漓。整体看来,这部莎翁悲剧,被最单纯肢体语言呈现在舞台上,虽没有现实主义的鲜血杀戮,却同样令人可怖,不得不让人感叹剧场的魅力。没错,《泰特斯2.0》是一次有意义的示范,它极简主义式的舞台构建,它回归表演的行动力量,它重建经典的现代解读,都值得我们再仔细去回味剧场这个概念。

□MR.WHO(北京媒体人)